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短篇小说选(美)斯坦贝克 著 张澍智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10
ISBN 7-5327-4811-1
I. ①斯...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Ⅰ 斯 Ⅱ 张 Ⅲ 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061080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悦读系列(一) 悦读系列(二) 悦读系列(三)
悦读系列(四) 悦读系列(五) 悦读系列(六)
悦读系列(七) 悦读系列(八) 悦读系列(九)
悦读系列(十) 悦读系列(十一) 悦读系列(十二)
悦读系列(十三) 悦读系列(十四) 悦读系列(十五)
悦读系列(十六) 悦读系列(十七) 悦读系列(十八)
悦读系列(十九) 悦读系列(二十) 悦读系列(二十一)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斯坦贝克文集
中短篇小说选
(美) 约翰·斯坦贝克 著
张澍智 张健 石枚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50号
易文网: www.ewen.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28 插页 4 字数 320千字
2006年 10月第 1版 2006年 10月第 1次印刷
印数: 00001—00000册
陈星苑 张健 张健 张健 张健
定价: 25.00元

目 次

人与鼠	张澍智译	虞芝佩校 (员)
菊	张澍智译	苑郇
逃亡	张澍智译	怨局
早餐	张澍智译	员郇
突袭	张澍智译	员郇
紧身甲	张澍智译	员郇
煎饼坪	张 健译	员郇
小红马	石 枚译	员郇

人 与 鼠

—

在索莱达以南数英里的地方，萨利纳斯河注入紧贴山脚的一渊水潭，潭水深而绿但并不凉，因为河水在流进这狭长的小水潭之前曾流过一片在阳光下闪烁着的黄色沙滩。河的一侧，金色的山麓斜坡曲线上升，直到险峻多石的加比兰山脉的顶峰，靠近山谷的另一侧有一片葱茏的树林。柳树的枝杈虽然悬挂着冬天河水泛滥时留下的枯枝烂叶，但一到春天就立时变得清新碧绿。有斑纹的大槭树的雪白枝干斜伸到水面上，厚厚一层又干又脆的枯叶覆盖着树下的沙土地，连一只蜥蜴爬过都会发出挺大的声响。到了夜晚，一只只野兔从树林里跑出来坐在沙地上，潮湿的地面布满浣熊夜游时留下的足迹、农庄上狗群的脚印和麋鹿到这儿饮水时踏出的楔形蹄痕。

一条小路蜿蜒穿过槭树和柳树林，这是农庄的孩子们到水潭游泳时踩出来的，是疲惫不堪的流浪汉夜间从公路到这儿露宿时踩出来的。一株巨大的槭树有一根低矮的横伸着的树干，树干下有一堆无数次篝火遗留下的灰烬。这根树干由于经常有人坐，已被磨得溜光了。

白天热了一天，晚上才开始有一缕微风从树叶间飘来。现在暮

色已扩散到山顶，野兔像一座座灰色的石雕，静静地坐在沙岸上。突然，从州际公路方向传来踏在枯叶上的脚步声，野兔立时悄悄地四散隐蔽；一只长腿鹭鸶费劲地从水面飞起，扑打着翅膀飞到河下游去了，顷刻间这里变得毫无生气。过了一会儿小路上突然出现两个人影，他们正朝绿色水潭旁边的空地走来。

他俩顺着小路一前一后地走，虽然到了空地，后面那人还紧跟着前面那人。他们两个都穿着斜纹布衣裤，上衣都钉着铜钮扣，头上都戴着走了形的黑帽，肩膀上都背着裹得紧紧的行李卷。前面那人身材矮小、动作敏捷，他面孔黧黑，眼珠子转动灵活，五官轮廓分明。实际上他全身各个部分的线条都很清晰：两手小而有力，胳膊细长，鼻梁窄而高。跟在后面的那人和他恰恰相反：个头奇高，容貌丑陋，眼大而无神，宽肩膀往下垂，走路时脚步沉重，像狗熊一样两脚拖地，胳膊不摇不晃，松弛地耷拉在身体的两侧。

头一个人突然在空地上站住了，跟在后头的那个险些儿把他撞倒。他摘下帽子，用食指沿着帽里的边缘抹了一圈，把上面的汗珠甩掉。他的大块头伙伴刚解下行李卷就趴到地上去喝潭里的绿水。他大口大口地喝，像马一样用鼻子在水里喷气。小个子神色不安地走到他身边。

“莱尼！”他粗声粗气地说，“莱尼，看在老天爷分上，别喝那么多！”可是莱尼继续用鼻子在水里喷气，小个子弯下腰去摇他的肩膀。“莱尼，再喝你就要像昨晚那样又闹肚子了！”

莱尼把脑袋和帽子一块浸在水里，然后端坐在岸边，帽子上的水滴落到蓝外衣上，流进脖梗。“真好喝，”他说。“你也喝点，乔治，你也好好喝点。”他高兴地笑着。

乔治解下行李卷，轻轻地放在岸上。“不知道这水能喝不能，”他说，“看上去挺脏。”

莱尼把大手插进水里，手指头在水里摆来摆去，激起小小的浪花，一圈圈的涟漪逐渐在水面上扩散，碰到对岸又顺序折回来。莱尼望着动荡的水面，说：“瞧，乔治，瞧我弄的。”

乔治在潭边跪下，两手急速地舀起一捧水。“味道还可以，”他承认。“但毕竟不太像活水。死水可千万不能喝，莱尼。”他无奈地接着说。“可你要是渴了，连阴沟里的水也敢喝。”他捧起水洒在脸上，用手把整个脸、下巴底下和脖子后面都搓遍了，然后戴上帽子，从潭边向后挪了挪，弓起膝盖，胳膊搂着膝头。莱尼一边留心瞧着乔治，一边模仿他的每一个动作。他也从潭边往后挪，弓起膝头，用胳膊搂着。然后他又瞧了瞧乔治，看学得像不像。他把帽檐往下拉一下，让它像乔治的帽子那样盖住眼睛。

阳光已把乔治的眼圈晒得通红。他闷闷不乐地注视着潭水，突然气愤地说：“要是那个混账汽车司机不瞎扯淡，咱们早就乘车到了农庄门口了。‘顺公路走只几步远啦’，他说。‘只几步远！’他妈的快四英里啦，一点不错！他不想把车停在农庄门口，就是那么回事！他妈的太懒了，不乐意多停一站！真难为他在索莱达停一下，说什么‘只几步远啦’就把咱俩轰出来了！我敢说还不止四英里！他妈的天又这么热！”

莱尼怯生生地望着他说：“乔治……”

“嗯，干什么？”

“咱们这是到哪儿去呀，乔治？”

小个子把帽檐猛地向上一推，朝莱尼皱起眉。“原来你又忘啦，嗯？我又得再告诉你一遍啦，嗯？老天爷，你可真是个傻子！”

“我忘了，”莱尼轻声说。“我想记住，我发誓想记住，乔治。”

“好吧，好吧，我就再告诉你一遍！反正我没事干，说一遍你忘一遍，然后再告诉你一遍，就一天到晚干这个吧。”

“我想着想着别忘，”莱尼说，“可还是忘了。我可记得兔子的事，乔治。”

“去你妈的兔子！除了兔子你什么也记不住！好吧，现在你听着，这回你非记住不可，不然咱们又要倒霉了。你记得不，咱们在霍华德街贫民窟找工作的时候？”

莱尼突然露出愉快的笑容。“当然啦，乔治，我记得……可

是……后来咱俩怎么啦？我记得有几个姑娘从咱们身边走过，你就说……你说……”

“管他妈的我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咱们走到默里雷迪公司，他们给了咱们工作证和公共汽车票？”

“呵，当然啦，乔治，我现在记得啦。”他急忙把两手插进外衣兜里，轻声说。“可是乔治……我的证没了，准是丢了。”他绝望地低下头瞧着地面。

“根本没在你那儿，你这个傻子！两张都在我这儿呢，你以为我会让你带着工作证么！”

莱尼轻松地笑起来。“我以为我放在兜里了。”他又把手伸进衣兜里。

乔治死盯着他，“你从兜里拿什么？”

“我兜里啥也没有呀，”莱尼机灵地说。

“我知道没有，你拿在手里了！你手里——藏的什么？”

“啥也没有呀，乔治。真的。”

“拿出来交给我！”

莱尼把紧紧攥着的那只手藏在背后。“不过是只老鼠，乔治。”

“老鼠，活的？”

“不，是死的。可不是我弄死的，真的。是我捡的，捡的那会儿它就死了。”

“交给我。”

“呵，让我留着它吧，乔治。”

“交给我！”

莱尼紧握着的那只手缓慢地张开，乔治提起那只死老鼠，一下子扔到水潭对面的树林里去了。

“你留着一只死老鼠打算干什么？”

“咱们走路的时候我用大拇指摸它，”莱尼说。

“哼！你跟我走路的时候，别想干这个！你记得咱们这是上哪儿吗？”

莱尼吓了一跳，不好意思地把脸藏在两个膝盖中间。“我又忘啦。”

“老天爷！”乔治忍着气说，“好吧，你听着，咱们现在要到一个农庄去干活，这个农庄跟咱们在北边去过的那个差不多。”

“北边？”

“在威德。”

“噢，当然啦，我记得啦，在威德。”

“咱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农庄就在那儿，还有四分之一英里了。咱们到了那儿，得先见老板。现在，你听着，你让我把工作证交给他，你可一句话别说，你就站在那儿什么也别。要是让他知道你是个傻子，咱们活就干不成了，可要是他没听见你说话，先看见你干活，那咱们的事就成了。你听明白了没有？”

“当然啦，乔治，我听明白啦。”

“好吧，那么，咱们见了老板，你就怎么着？”

“我……我，”莱尼苦苦思索，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我什么也别，就站在那儿。”

“好小子，真成！你再说两三遍，免得又忘了。”

莱尼轻声对自己嘟囔道：“我什么也别……我什么也别……我什么也别。”

“行啦，”乔治说，“而且你什么坏事也别干！不能再像在威德那样啦。”

莱尼不明白了，“不能再像在威德那样？”

“噢，原来你连那件事也忘啦，嗯？好，那我就一个字也不提啦，免得你再干一回。”

恍然大悟的表情出现在莱尼脸上。“他们把咱们从威德赶出来了，是不？”他得意地说。

“把咱们赶出来？见你的鬼！”乔治厌恶地说，“是咱们自己跑的！他们找了半天，到底也没把咱们找着。”

“这个我没忘，你信不？”莱尼快活地笑出声来。

乔治躺在沙地上，两手枕在头下。莱尼一边学他的样，一边抬头看自己学得是不是像。‘老天爷，你真能惹祸。’乔治说。‘要是没有你缠着，我一个人多自在，多舒服！我一个人多自在，也许还能找个姑娘。”

莱尼沉默地躺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说：“咱们就要在农庄干活了，是不，乔治？”

“不错，这回你倒记住了。不过今晚咱们要在这个地方过夜，因为我自有道理。”

白昼正迅速消逝，阳光从山谷爬上加比兰山脉，把顶峰映得鲜红如火。一条水蛇在水面上滑过，它的头像潜望镜似的高高抬起，芦苇在水流中不停地轻轻抖动。公路那边的远处有人高喊了一句什么话，这边另一个人高喊着答复了他。一阵短暂的微风吹过，槭树叶沙沙地响起来。

“乔治，咱们为啥不到农庄去吃晚饭？农庄上有饭吃呀。”

乔治翻个身，侧身躺着。‘不想把道理告诉你。我喜欢现在留在这里，明天再去干活。我在路上看见有的农庄在使用脱粒机，这说明咱们得去抬麦包，得去玩命！所以今晚上我要好好躺在这儿瞧着天，我就想这么躺着。”

莱尼跪起来，低头瞧着乔治。‘那咱们不吃晚饭啦？”

“谁说吃不了？你去拾点干树枝，我包里有三个黄豆罐头。等你把树枝堆好，我给你一根火柴把火点起来，咱们热热豆子就吃晚饭啦。”

莱尼说：“吃豆子我喜欢蘸番茄酱。”

“可咱们没有番茄酱，你快去拾柴火吧，不许瞎跑，天快黑了。”

莱尼慢慢站起来，消失在树丛后面。乔治躺在那儿，轻声吹起口哨。忽然从莱尼那个方向传来走进水里的扑通声，乔治立即停止吹口哨，侧耳倾听。‘可怜的傻子，’他柔声说。继续吹口哨。

不一会儿，莱尼穿过树林走回来，手里只拿了一根不长的柳树枝。乔治坐起来，‘好吧，’他直截了当地说，‘把老鼠给我。”

莱尼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什么老鼠呀，乔治？我哪儿来的老鼠呀？”

乔治伸出手。“来，把它给我，你瞒不了我。”

莱尼犹豫了一下，向后倒退两步，惊慌失措地瞧着树丛，好像企图逃走。乔治冷冰冰地说：“你要是不把老鼠给我，我可要揍你啦。”

“给你什么呀，乔治？”

“你他妈的知道得很清楚，我要的是那只老鼠。”

莱尼勉强地把手伸进衣兜，声音有点发颤。“我不明白我为啥不能留着它，它不是别人的，也不是我偷的，是我在路边捡的。”

乔治的手仍然强硬地张着。莱尼像只不乐意把球叼给主人的狗，朝前两步，退回去，又朝前两步。这时乔治用中指和拇指打出了清脆的响声，莱尼一听赶紧把老鼠放到他手里。

“我没干坏事呀，乔治，我就摸了它一会儿。”

乔治站起来，使劲把老鼠扔到逐渐暗下去的树丛的最远处，然后走到潭边去洗手。“你这傻子，你想，我看见你的脚让河水浸湿了还不知道你去找老鼠了？”他听见莱尼的呜咽声，立刻回过头。“像娃儿一样哭！老天爷！亏你这么个大个子！”莱尼的嘴唇颤抖着，泪珠夺眶而出。“哎，莱尼，”乔治把手放在莱尼的肩膀上。“我把它扔了，不是我心眼坏。那只老鼠死了老半天了，莱尼。你摸它的时候，把骨头都捏碎了。等以后找着个活的我再让你养。”

莱尼坐在地上，沮丧地耷拉着脑袋。“我不知道再到哪儿去找。我记得从前有个老太婆给过我——她一逮着就给我，她现在又不在这儿。”

乔治冷笑道：“老太婆，嗯？连她你也记不得啦？她是你自己的姨克拉拉呀！她后来不给你，是因为活老鼠一到你手里准被你捏死。”

莱尼难过地抬起头瞧着他。“它们太小啦，”他抱歉似的说，“我刚摸几下，它咬我手指头，我捏了捏它脑袋，它就死了——它们太小啦。要是咱们早点有只兔子就好了，乔治，兔子不那么小。”

‘去你妈的兔子！反正活东西一到你手里准完蛋。你的姨克拉拉给过你一只橡皮老鼠，你为什么不要？’

‘橡皮的摸着不滑溜。’莱尼说。

落日的余晖从山顶上消失了，暮色已降临整个山谷，柳树和槭树林间若明若暗。一条大鲤鱼突然冒出水面，吞了几口气后又神秘地沉入水底，把一圈圈扩散着的涟漪留在水面上。头顶上的树叶在沙沙作响，小小的几团柳絮轻轻落下，飘浮在水面上。

‘你还不快去拾柴吗？’乔治问道，‘树林后面有不少发大水时冲下来的树枝，你赶紧去拾些来。’

莱尼朝树林后走去，过了一会儿就抱回一捧夹杂着干树叶的树枝。他把树枝扔在灰烬堆上，又回去抱来更多的树叶和树枝。现在天色已完全黑了，一只鸽子扑打着翅膀从水面唿哨而过。乔治走到树枝堆前，把干树叶点着，火苗立刻从树枝间高高窜起，然后落下，慢慢燃烧起来。乔治打开包，拿出三只黄豆罐头。他把罐头立在火边，离火很近，但不让火苗接触到罐头。

‘这些豆子足够四个人吃的，’乔治说。

莱尼隔着火苗注视乔治，不慌不忙地说：‘吃豆子我喜欢蘸番茄酱。’

‘我告诉你咱们没有！’乔治冒起火来。‘没有什么你偏要什么！老天爷，我要是独个过日子该多自在！找个活干干，不会遇见麻烦，也不会遇见倒霉事。到了月底拿着五十块钱到城里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或许，还可以在窑子里过个夜。想去什么样的馆子吃饭都成，菜，只要他妈的叫得上名就可以吃到。他妈的每个月都可以这么干一回，买一加仑威士忌，或是坐在赌场里玩个牌、赌个钱什么的。’莱尼跪在地上，隔着火目瞪口呆地望着乔治发脾气。‘可现在，’乔治狂怒地说下去，‘有你！你自己干活干不长，连累我也干不长，害得我一辈子被人赶来赶去！这还不算，最糟的是你还要闯祸，你干了坏事我得想办法搭救你！’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几乎喊起来。‘你他妈的狗娘养的！你害得我一年到头不安宁！’他忽然装出一副小女孩扭扭捏

捏的姿态说，“我就摸了摸那姑娘的衣裳呀——像摸老鼠那样。哼！他妈的人家怎么知道你想摸的只是衣裳！她越躲，你越把她当成老鼠捏住不放。她嚎起来，一大群人出来逮咱们，咱们只好在臭水沟里藏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逃出来。一年到头总是这样——一年到头！我真想把你装进一只笼子，再放进成千上万只老鼠，让你玩个够！”突然间他的怒气消失了，因为他隔着火看见莱尼的痛苦脸色。于是他后悔地低下头去注视火苗。

现在天完全黑了，火光只照亮树干和头顶上的斜伸着的树枝。莱尼慢慢地、小心地绕过火堆爬到乔治身边，跪在那里。乔治把罐头转个圈，让另一面烤到火。他假装不知道莱尼已经近在身边。

“乔治，”声音极轻，没有回答。“乔治！”

“干什么？”

“我刚才只是说着玩的，乔治。我不是真想吃番茄酱。现在咱们就是有好些番茄酱，我也不吃了。”

“要是有的话，你就吃嘛。”

“那我也不吃，乔治，我都给你，让你的豆子蘸满番茄酱，我一点也不要。”

乔治仍然闷闷地注视着篝火。“一想到没有你我过得多痛快，我就禁不住要冒火。”

莱尼还跪在那里。他抬起头望着河对岸的暗处。“乔治，你真想叫我走，叫我离开你？”

“你有什么鬼地方可去？”

“唉，我有。我可以到那边山里去，我可以在什么地方找个山洞。”

“是吗？那你吃什么？你有本事给自己弄到吃的吗？”

“我能弄到，乔治。我不用吃那种蘸番茄酱的好东西，我只在太阳底下躺着就行了。没人会欺侮我，要是我找到一只老鼠，我就能留着它，没人会把它拿去扔掉。”

乔治急忙转过头仔细瞧他。“我待你不好，是吗？”

“你要是不要我，我到山上去找个山洞好了。你叫我哪会儿走，我就哪会儿走。”

“不要走！——你瞧，我刚才也是说着玩的，莱尼。我要你跟我在一起。我不让你养老鼠是因为你总把它们弄死。”他停了一下。“告诉你我打算怎么办，莱尼。一有机会我就给你搞只小狗仔，或许你弄不死它。狗比老鼠强多了，使多大劲摸它都没关系。”

莱尼躲开这个钓饵，他已感到自己占了上风。“你要是不想要我，你就说吧，我就到那边山上去——我一个人住着，没人把我的老鼠拿走。”

乔治说：“我要你跟我在一起，莱尼。老天爷！要是你一个人住在山里，人家准会把你当成狼仔子开枪打死你！不成，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虽说你姨死了，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乱跑。”

莱尼很有手腕地说：“那你得跟我说说——像你从前说的那样。”

“跟你说什么？”

“说兔子的事。”

乔治气冲冲地顶他说：“你别想跟我要花招。”

莱尼请求道：“说吧，乔治，求你跟我说说，像你从前那样。”

“你听上了瘾，是不？好吧，我就说点，说完了咱们好吃饭。”

乔治的声音变低沉了，他照以前无数次那样，有节奏地重复道：“那些像咱们这样在农庄上干活的，是世界上最孤苦伶仃的人。他们没家没业，没亲人。他们在农庄上干活刚有了点钱，就到城里去花光，接着就又垂头丧气地走到另一个农庄去干活。他们一辈子没什么指望。”

莱尼高兴起来，“对啦——对啦，现在再说说咱们。”

乔治说下去：“咱们可不这样，咱们有奔头，咱们有说心里话的人，咱们不会因为没地方去就到酒馆去把钱花光。要是他们那些人关进监狱，死了烂了，也没个人心疼。咱们可不这样。”

莱尼插话道：“咱们可不这样！为什么？因为……因为我照应你，你照应我，就因为这个。”他高兴地笑起来。“说下去，乔治。”

“你都背下来了，你自己说吧。”

“不，你说，有的地方我记不住。你说说咱们往后怎么样。”

“好吧，有一天——咱俩一块攒够了钱就买一所小房子，几亩地，一头牛，几口猪，就……”

“就靠种地过日子！”莱尼高喊道，“还要养兔子。说下去，乔治，说咱们在园子里种什么，笼里的兔子怎么样，冬天下雨怎么样，火炉怎么样，牛奶上头那层奶油有多厚，刀都切不动。说这些，乔治。”

“还是你自己说吧，你记得挺好嘛。”

“不……你说。我说跟你说不一样。你说吧，乔治，说我怎么照看兔子。”

“好吧，”乔治说，“咱们要有一大片菜园，一窝兔子，几只鸡。冬天下起雨来，咱们就说，去他妈的，甬干活了，就到屋里去升起火炉。咱们坐在炉子旁边，听着雨水哗哗地从房檐上流下来——唉，扯淡！”他把折刀拿出来，“没工夫说了，”他把刀刃插进罐头盖，把盖打开后递给莱尼，再开第二罐。他从衣兜里掏出两把勺子，递一把给莱尼。

他们坐在火边，嘴里塞满豆子大嚼起来。几粒豆子从莱尼的嘴角滑出，乔治用勺比划着叫他吃干净。“明天老板要是问你，你该怎样？”

莱尼立刻停止咀嚼，硬把豆子咽下去。他全神贯注地说：“我……我什么……也不说。”

“好小子，真不错，莱尼！也许你变机灵点了，等咱们有了那几亩地，也许我真能让你照看兔子了。要是你的记性总像今天这样好，我就信得过你了。”

莱尼自豪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我能记住，”他说。

乔治又用勺子比划了一下。“你听着，莱尼，我要你把这地方好好瞧瞧，这地方你记得住吧，嗯？农庄离这儿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了，就顺着这条河走。”

“当然啦，”莱尼说，“我能记住。我刚才不是记住什么都不说了吗？”

‘是呵，你记住了。可是，你听着，莱尼——要是这回你又像以前那样闯了祸，我要你立刻到这儿来，藏在树林里。’

‘藏在树林里。’莱尼慢慢地说。

‘藏在树林里等着我。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乔治。藏在树林里等着你。’

‘话是这么说，可你千万别闯祸了，你要是再闯祸，我就不让你照看兔子了。’他把空罐头扔到树丛中去。

‘我不闯祸，乔治，我……我什么也不说。’

‘好吧，把你的行李拿到火堆边上来。在这儿睡一夜真不坏，瞧着天和树叶。不用再加柴了，让火灭了吧。’

他俩在沙地上铺好铺盖。随着火苗逐渐熄灭，周围的光圈渐次缩小。斜伸着的树枝消失了，只有部分树根影影绰绰地出现在微弱的闪光中。莱尼在黑暗中说：‘乔治——你睡着了吗？’

‘没有。干什么？’

‘咱们要养各种颜色的兔子，乔治。’

‘好吧，’乔治困倦地说，‘红的，绿的，蓝的，莱尼。成千上万。’

‘长毛的，乔治，像我在集市上看见的那样。’

‘好吧，长毛的。’

‘要不然我就上山去，乔治，住在山洞里。’

‘要不然你就下地狱去！’乔治说。‘闭上你的嘴吧。’

木炭上的红光渐渐暗下去了。河对岸一只狼嚎叫起来，引起河这边一阵狗吠。在轻柔的夜风中，槭树叶在窃窃私语。

二

宿舍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屋里的墙刷过白粉，可地板木头没上过油漆。三面墙各有一扇小小的四方窗户，第四面墙有一扇带木头插门的结实的门。靠着墙并排摆着八张木板床，其中五张铺着毯子，

另外三张只垫着麻布包面的草褥子。每张床后的墙上都口朝外地钉着一只装苹果的木箱，这就构成一个两层木架，床的占有者可以在上面摆放些私人用品。现在这几个木架上已经放满了零星小物件，肥皂啦，扑粉啦，剃须刀啦，还有关于西部垦荒者的杂志，农庄工人顶爱看这些，既不当回事，又暗自相信里面所讲的。木架上还罗列着药瓶子、药罐子和木梳，木箱两边的钉子上挂着几根领带。墙另一边有一只黑铁炉子，烟筒直接通过天花板。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大方桌，上面乱七八糟地摊着纸牌。桌子四周摆着几只擦在一起的、供玩牌人坐的空木箱。

早晨十点钟左右，太阳从一个窗口投进一束明亮的、细尘纷飞的光柱。苍蝇疾如流星，在光柱中冲进冲出。

木头插门向上移动一下，门开了，一个驼背的高个老头走进来。他穿着粗蓝布衣裤，左手拿着一把大笤帚。他身后是乔治，乔治身后是莱尼。

“老板昨晚就等你们了，”那老头说，“你们今天没出早工，可把他气坏了。”他用右手指点了一下，“你们就占那两张铺吧。”他指着炉边的两张床说。可是从他袖管里伸出的只是腕关节，像圆棍儿一样，上面没有手指。

乔治走过去，把行李扔在当垫子用的麻布包面的草褥子上。他朝木箱里瞧了瞧，拿出一只黄色小铁罐。“嘿，这是他妈的什么东西？”

“不知道，”老头说。

“这上面写着：‘本药灭虱、蟑螂及其他害虫。’你让我们睡的是他妈的什么床？我们可不愿意招一身虱子。”

老勤杂工把笤帚夹在胳膊肘和身子中间，腾出手去接那只小罐，仔细瞧着罐上的标签。“听我告诉你——”他终于说道，“原先睡这铺的是个铁匠，一个极好的人，可就是他妈的特别爱干净，吃完饭他还洗洗手。”

“那他怎么会长虱子？”乔治越听越气。莱尼把行李放在旁边的

一张铺上，坐下，张着嘴瞧着乔治。

‘听我告诉你，’老勤杂工说，‘那个铁匠——姓怀特——是那种明知没臭虫也要洒药的人——以防万一，明白吗？告诉你他干的那些事吧——吃饭的时候，煮熟的土豆他还剥皮，发黑的地方，也不管是坏了不是，都挖掉了才吃。煮鸡蛋上面要是有个红点子他也得刮掉。后来就因为这儿伙食不合他意，他不干了，走了。他是那种——爱干净的人。一到星期日，他哪儿不去也要换上好衣服，还打上领带，就那么在宿舍里干坐着。’

‘我不信，’乔治怀疑起来。‘你说他为什么离开这儿？’

老头把那只小黄罐罐放进衣袋里，用他的腕关节抚弄着又粗又白的络腮胡子。‘怎么……他……人人都那样……就那么走了。说是因为伙食不好，其实是想换个地方罢了，除了说伙食不好之外没说别的。有天晚上，他就像别人一样，说了句‘把工钱算给我’，就走了。’

乔治掀起垫子瞧了瞧下面，再弯下腰仔细检查床垫。莱尼立刻站起来，也照样检查他的床垫。后来乔治似乎满意了，打开行李，把自己的东西放在木架上：一把剃刀，一块肥皂，一把梳子，一瓶药片，一瓶松节油，一副护腕皮带。然后他把毯子平平整整地铺在床上。老头说：‘老板马上就会到这儿来。你们今天早晨不在这儿，可把他气得够呛。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一进门就说：‘他妈的那两个新来的在哪儿？’后来只好把喂马的骂了一顿。’

乔治抚平毯子上的一个皱褶，坐下了。‘为什么骂喂马的？’

‘因为他是个黑鬼。’

‘黑鬼，嗯？’

‘是呵，是个好人，脊椎骨让马踢断了。老板一冒火就拿他撒气，可是他一点也不在乎。他爱看书，他屋里就摆着书。’

‘老板人怎么样？’乔治问道。

‘嗯，相当好。有时候也发个脾气，可人相当不错。听我告诉你——你猜圣诞节那天他干了什么？把一加仑威士忌一直送到这间

屋里来。他说：“痛痛快快喝吧，小伙子们，一年不就一次圣诞节么！”

“他妈的当真？真有一加仑？”

“真的呀！老天爷，我们玩得真痛快，那天晚上他们让那个黑鬼进来了。名叫史密特的小个子车把式一下子朝那个黑鬼扑过去，他那两手真够意思，可大家不许他用脚踢，后来那个黑鬼就把他打败了。他说要是许他用脚踢，他准能要那黑鬼的命。大家说黑鬼的脊椎骨有毛病，所以不许他用脚踢。”他停了一下，颇感兴趣地回忆这段往事。“后来他们一块到索莱达去混了一夜。就我没去，我已经没那份精力了。”

莱尼刚铺好床铺，门闩向上挪动一下，门开了，一个矮胖男人站在敞着的门口。他身穿蓝粗布裤子，法兰绒衬衣，一件没扣好钮扣的黑色背心和一件黑色外衣。他的两只大拇指插进腰间的皮带，皮带正中有个方形的金属扣。他头上戴一顶肮脏的棕色礼帽，穿一双带马刺的高跟皮靴，这说明他不是个卖力气的工人。

老勤杂工瞥了他一眼，随即一边用腕关节摸着络腮胡子一边朝门口蹭去。“他们俩刚来，”他说。他从老板身边蹭过去出了门。

老板用矮胖子特有的又小又快的步子走进屋。“我写信给默里雷迪公司说的是我从今天早晨起雇两名工人。你们的工作证呢？”乔治的手伸进衣兜，把纸条拿出来递给老板。“公司没错，纸条上明明写着你们应该今天早晨上工。”

乔治低下头瞧着自己的脚。“我们上了汽车司机的当，”他说，“车没到他就说到了，害得我们多走了十英里。一大早又没别的车可搭。”

老板眯缝着眼睛。“可是今天早晨我的收粮队少了两名搬运工。现在去也干不了多少活，只好等中饭以后了。”他从衣兜拿出一本记工本，翻开夹着铅笔的那页。乔治皱起眉向莱尼使个眼色，莱尼点点头表示明白他的意思。老板用舌头舔了舔铅笔尖。“你叫什么？”

“乔治·米尔顿。”

“你呢？”